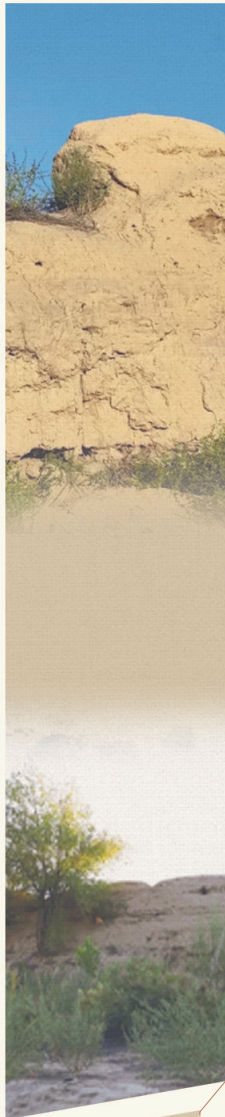


安阜城，守住历史打开精河记忆

寻古青色草原之七

精河东岸，曾有座城，名叫安阜城，该城建于乾隆年间，清代文人洪亮吉、名将林则徐都曾在此“打卡”。安阜城，犹如一本历史书，一本团结书，有挖掘不完的故事……前不久，记者带着对安阜城的敬仰，跟随文物保护工作者走进古城遗址，聆听几百年历史的回响。

□ 记者 胡边江



(扫码查看更多精彩)

穿越时光，一眼260多年

又一次来到安阜城遗址，看了看这个熟悉的地方，精河县博物馆负责人贾江涛，摸一摸残垣断壁，看一看环绕周边整洁、繁华的精河县城说：“这是精河县建城之初安阜城的城垣遗址。”

贾江涛对安阜城遗址的点滴过往如数家珍。安阜城遗址于1989年、2007年先后被列为县级、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贾江涛介绍，精河自古是交通重镇，地处北疆交通要冲，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必经之路。综合《西域图志》《西域水道记》《新疆图志》等文献得知：1757年（乾隆二十二年）将军兆惠在此地打败叛军后，此地重归中央政权管辖，开始建设安阜城。取名安阜城意为“物阜民安”。据史料记

载，建立安阜城，对当时的信息传送、物资运输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巩固了西北边陲。1783年（乾隆四十八年）因原“安阜城”人口日增，原设房屋不敷居住，又在旧城以东2公里处建新城，仍叫安阜城。新城设有4个城门，东门叫登春门，西门叫永丰门，南门叫辑和门，北门叫保康门。有历史学专家称，这4个城门的名称极具中华智慧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。

走进安阜城遗址，四周城墙大半尚存，黄土夯筑，断面呈梯形。历经200多年风吹雨淋，墙体豁口、墙洞有用土坯补的，有用芦苇把子补的，粗略可看出当初建筑形制。城内树木蓬勃生长，城外芦苇、红柳、苦豆子等植被已无处可寻，当然已找不到

“芦蒿满地无边绿。”

“安阜城是精河乃至新疆的宝贵文化遗产，是军事、屯田等方面交流的实物例证。”精河县文体广旅局原党组书记、副局长黄雪丽介绍，精河县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，对安阜城遗址先后实施了文物调查、树立保护标识、城墙支护等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。

如今的精河县，是著名的“枸杞之乡”，G30连霍高速和第二亚欧大陆桥穿境而过，精伊霍铁路在这里和第二亚欧大陆桥连接，使精河处在两个国家一类口岸——阿拉山口口岸和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铁路、公路交汇处。两条能源大通道（中哈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）也自境内穿过，让精河县成为国家能源大通道的重要枢纽。

擦亮名片，一城阅古今

安阜城已荒废，其蕴含的文化底蕴犹存。一座古城，打开了精河的前世。几十年里，安阜城遗址的发现、保护，构成了一个灿烂的文化底蕴。

“曾几何时，安阜城遗址周边随处可见建筑和生活垃圾，部分墙体有蚁穴和鼠洞，不知情的群众还随意登上城墙。”精河县文体广旅局文物管理负责人马文江介绍。“安阜城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、历史和文化价值，彰显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。”

文物保护利用要放眼全局、统筹资源，方能讲好历史故事，让文物古

迹历久弥新。精河县一步一步走来，为古城保护“把脉开方”：

2011年，精河县确定安阜城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。设立保护标识牌、保护标志碑，初步建立安阜城遗址文物保护单位“四有”档案。

2017年9月，邀请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专家进行现场勘察并编制《安阜城抢救性保护方案》，投入22万元对安阜城遗址实施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。

2021年5月，在安阜城遗址的建设范围控制地带安装保护围栏，完成

安阜城遗址周边的民房拆迁和环境整治工作。

2022年3月，安阜城遗址被纳入自治区保护性项目的计划实施范围。

……

如今，文化在这里交织，呈现出鲜明的融合特征。每到傍晚，精河县城在晚霞的照耀下，披上金黄的外衣，在这层金黄笼罩下，那些从一辆辆旅游大巴车上走下的旅客，那些在广场上悠闲跳舞散步娱乐的各族群众、那些正逐渐升腾的夜市烟火……安阜城的故事似乎被唤醒，等待着一个过客聆听。

精河之忆，一张金名片

安阜城之珍贵，在于其见证历史，串联起精河的历史文脉。

一张金名片，让众人一眼千年、一见倾心！精河县坚持“保护为主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，让文物活起来”的工作方针，扎实做好安阜城的保护，擦亮历史文化名片。

今年62岁的精河县茫丁乡村民阿马下·艾买提，2018年成为精河县野外文物看护员，负责精河县安阜城遗址的巡查看护工作。多年如一日，阿马下·艾买提对安阜城“一日三看”，认真完成巡查看护任务，按时记录巡查日志。

“我曾住在城边，只要一有时间，就来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心情也会舒畅

很多。虽然只是泥土和几段城墙，但仿佛对话过往。”阿马下·艾买提说。

同阿马下·艾买提一样，为了留住城市的“根脉”，精河县文博人一次次接过时代交给的接力棒，谱写着文物保护工作的“史记”，不该遗忘的，除了历史，还有那些挖掘历史的幕后工作者。

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、博士生导师、清史研究专家吴轶群告诉记者，安阜城遗址的发现使整个古丝绸之路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脉络，对于清乾隆年间在北疆城池规模与形制的研究提供重要例证，反映了遗址所处时代的历史关系，是历史发展的见证。

走进精河县博物馆，我们清晰地看

到林则徐、祁韵士、徐松等文人墨客或历史名人在安阜城留下的痕迹。诸如清代林则徐《荷戈纪程》（亦称《壬寅日记》）记载“此地安插遣犯约二百余名，皆令种地及各营中服役，闽粤人尤居其半。”祁韵士《濠池行稿》、徐松《西域水道记》、宋伯鲁《伊江行纪》等，用诗句、笔记、图片刻画了精河或安阜城的往昔。

如今，精河人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沧桑掩藏不住一座城的余韵，翻开浩瀚的典籍，沿着时光的轨迹，我们可以追怀和感悟一座城的色彩，收获一座城的故事！

蓦然回首，安阜城就是一本历史书，正悄然打开精河记忆！

● 小贴士

精河县安阜城遗址位于精河县城中心地带。综合《西域图志》《西域水道记》《新疆图志》等文献得知：1758年（乾隆二十三年）将军兆惠平定准噶尔叛乱后，此地重归中央政权管辖，开始建设安阜城。取名安阜城意为“物阜民安”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因原“安阜城”人口日增，原设房屋不敷居住，又在旧城以东2公里处建新城，仍叫安阜城。

安阜城遗址城墙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，海拔高度约260米。



● 专家解读 安阜城揭示四大意义

特邀专家：吴轶群
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、博士生导师

安阜城遗址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、社会价值、文化价值。主要体现为：一是安阜城遗址是全疆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城遗址。二是对清乾隆年间在北疆筑城的营造方法与城址布局和形制的研

究提供了重要例证，反映了安阜城所处的特定时代，是精河县历史发展的见证。三是其包含的历史信息对于历史文化、社会科学、考古等学科领域研究能起到重要作用。四是同时也证明了新疆的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，使其在民族团结、维护新疆稳定发展中，特别是在对新疆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和积极作用。